

古典文献学与中医学学术研究

★ 焦振廉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 西安 710003)

关键词:古典文献学;中医学学术研究;中医古籍整理

中图分类号:R-029 文献标识码:A

古典文献学是对古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学问,大致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标点、注释等内容。在古时,目录、版本、校勘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等皆为专学,且源远流长,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将“文献学”作为现代学科概念,则出自郑鹤声和郑鹤春兄弟于 1928 年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其后,魏建功先生于 1959 年在北京大学创建古典文献学专业,张舜徽先生著《中国文献学》,程千帆先生著《校雠广义目录编》等,确立了古典文献学的现代学科地位。

在今天,中医学发展已是时代的强烈需求。需求只是外因,中医学发展终当基于其内在学术规律而发生。向未来的发展,必当从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而历史的基础便是中医的文献。对于今人而言,中医学发生、演变的历史,主要是通过文献来承载和反映的。因此,重视并加强对中医文献的研究,应是当今中医学发展的重大基础工作。古典文献学的原则、方法和手段,应当成为整理中医文献与研究中医学术的利器。兹就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方法及其对中医学术研究的意义略述管见一二。

1 目录

目录学是为学的向导。姚明达说:“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使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1]目录包括“目”和“录”两部分。“目”为条目,如《汉书·艺文志》医经类所列《黄帝内经》等七家书名,“录”为叙录,是对一部书或一批书的概要说明,如《汉书·艺文志》医经类自“医经者”至“以生为死”一段文字^[2]。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所编《别录》、《七略》为国家藏书目录,内容详悉,《汉书·艺文志》系史书目录,内容简略。由于前者的失传,后者成为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班固将“方技”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是基于当时中医学术的实际情况。后世中医学术的发展,医经一派逐渐局限为对《黄帝内经》的研究,经方一派与后世方书和临床各家关系密切,房中和神仙则与道家相为融通,成为中医学术中相对独特的内容。至《隋书·经籍志》,著录医学文献 256

部,6 437 卷,不仅文献总数大增,而且出现了本草、明堂、脉诊、藏象、针灸、胎产等新的门类。仅依据这两部目录,便可追寻中医学术自秦汉而至隋代演变的大致轨迹。研究中医学术,须以目录为门径,因为目录是依据对具体文献的研究来编纂的,依据目录便可探索当年的学术脉络。

2 版本

狭义的“版本”是刻版印书以后为区别刻本和写本而出现的名称,广义的“版本”则指一切形式的书本。版本经历了甲骨、金石、玉册、竹木、缣帛、纸张等形式,今天出现的电子书也可归于广义版本的范畴。版本可以有写本与印本之别,印本又有刻本、活字本、石印本、影印本等等的不同,版本还可以有不同的装帧,如卷轴装、旋风装、线装等,但在承载学术这一点上,各种版本是相同的。读书与研究,必当选择某一版本。当同一部书有多种不同版本的时候,内容的不同乃至优劣就显现出来了。如唐代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起初只有抄写的本子。北宋校正医书局“请内府之秘录,探道藏之别录,公私众本,搜访几遍,得以正其讹谬,补其遗佚”^[3],成《备急千金要方》北宋官刻本,与以前的抄写本便大有不同。清末黄丕烈发现南宋坊刻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与北宋官刻本相比,内容相对简略,编次也有差异,却更多地保存了原书的旧貌。因此,进行中医学术研究,必当考虑所据文献的版本。如若根据不同的版本分别进行研究,自然不能得出全同的结论。

3 辨伪

伪书的存在是古典文献中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具体而言,伪书是作者不真、年代不实及内容假造的古典文献。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将伪书现象归纳为 21 种^[4]。张三夕将伪书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尚古观念、文献亡佚、政治相争、学术相争、伪署作者、好事妄为等 6 种^[5]。古籍的辨伪滥觞于战国,形成于汉代。东汉马融曾根据先秦古书所引《尚书·泰誓》之文多不见于当时流传的《尚书·泰誓》,证当时流传的《尚书·泰誓》系伪篇。古来伪书甚多,中医古籍也不能例外。整理中医古籍并据以进行学术研究,需要有

辨伪的理念。如若所据文献有伪,或者便是全伪之书,则须认真辨析,去伪存真,否则研究结果必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错误结论。如近代出现的《华佗神医秘传》,其内容虽有可取,但系伪书无疑,绝不足以作为研究华佗学术的依据。又如《名医类案》中载有壶仙翁医案多则。壶仙翁即壶翁,为东汉方士,事见《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其原文除“市中有老翁卖药”^[6]七字外,与医学几无干涉。《名医类案》所载无疑系后人伪托,据以研究所谓“壶仙翁”的学术,自然是不合适的。另如托名于孙思邈的《银海精微》亦是伪书,是不能作为孙思邈学术研究依据的。当然,伪书并非毫无意义。实际上,很多伪书是极有价值的。《华佗神医秘传》所载多有不见于他书但切合临床实用者,可以研究使用,但将之作为华佗本人学术则显然不妥。因此,研究中医学术,文献的辨伪是极为重要乃至关乎成败的。

4 辑佚

在历史风云中亡佚了的古典文献称为“佚文献”。“佚文献”有亡佚之书、脱佚之文、散佚之篇的不同,而亡佚之书又有全佚、缺佚和散佚的区别。古典中医文献亡佚情况严重,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载今已多数不存。辑佚是将散见于现存文献中的散佚、亡佚文献的残篇散句逐一摘录出来,按照一定的方法原则加工后编辑成册,使之集中复现流传的一种文献整理活动。具体而言,辑佚可有六种类型:辑集亡佚之书、辑补缺佚之书、辑校脱佚之文、辑拾漏佚之篇、辑汇散佚之篇、辑录佚书之目^[5]²²³。辑佚的思想和实践在宋代均已出现。北宋陈景元辑的《相鹤经》,是典型的辑佚成果,而南宋郑樵则在《通志·校讎略》中提出了散佚之书可据现存之书的称引而辑录复现的思想。辑佚属于文献整理范畴,对中医学术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文献承载着学术,而文献的亡佚无疑造成学术轨迹的点状空缺或横向断裂。中医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4月出版了《范行准辑佚中医古文献丛书》,为范先生辑稿影印本,包括《范东阳方》、《集验方》、《删繁方》、《经心录》、《古今录验方》、《延年秘录》、《纂要方》、《必效方》、《广济方》、《产宝》、《近效方》等11种晋唐方书,对于研究晋唐医学学术具有重要的文献和研究价值。

5 校勘

校勘也称校讎,是整理文献的重要方法。一部文献形成后,叠经传抄重刻,其间讹、脱、衍、倒必不能免,甚至可能出现既脱又衍、既讹又倒的多重错误。如果依据这样的文献去研究学术,自不能得到真切结论。所以,文献需要校勘。《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过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可知校勘之于整理文献的意义,也可知学术研究对于校勘的依赖。校勘资料可分为本书异本、他书引文和其他资料三类。校勘方法有对校、他校、理校的不同,而在实际应用上则往往需要综合考辨而后方可得到正确结论。文献辗转流传,出现讹误是难免的,而这些讹误在一般读者却是不易发现的,于是以讹传讹,必会影响对原文的理解,进而影响对学术的把握。中医学术研究依赖文献研读,经过精审校勘的文献可为研究者提供至少是相对准确和真实的资料。

如前述北宋官刻本《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三·心脏脉论有“太阳动发少阳,淫邪之气因而作,则脏腑随时受夏疫病也,其病相反”^[3]²³⁶语,但“其病相反”的“反”字原本是没有的,只有“其病相”三字,文义不通是显而易见的。经考该书卷十一、卷十五、卷十七、卷十九各卷的相应文字,皆作“其病相反”,据此判定其处必脱“反”字。因此,对中医古籍的校勘是学术研究开展的重要前提。

6 标点

标点古时称“句读”,是为原文断句的工作。古人著书不用标点,究竟在何处停顿,怎样停顿,是读书者的事情。《礼记·学记》说“一年视离经辨志”,讲的便是句读。《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关于“夔一足”断句的讨论,说明断句并非易事。宋人何基读书,“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7]^{12 979},说明断句标点对阅读是极有帮助的。宋代以后雕版印书,有的加上了句读符号,但包括中医古籍在内的多数古典文献是未曾断句没有标点的。在今天,新校古籍需要用现代新式标点符号来标点,较古时断句更增一层难度。标点不慎,会致文义割裂,反成硬伤。例如:“夫病人多日,虚损无力,补之。以无比山药丸则愈矣。”^[8]不妥处在于:“夫病人多日”不成句,“补之”后不当用句号,“则愈矣”前当断开。应标为“夫病人多日虚损无力,补之以无比山药丸,则愈矣。”类似的情况在新校中医古籍中并不罕见。标点虽不增减原文一字,却反映了整理者对医理和文义的理解,并影响到使用者对学术的把握。因此,为古籍断句标点,既要理解原作者当时的思路与情感,还得掌握今人阅读古籍时的需要,是一件在古人和今人之间建造桥梁的工作。整理古籍,却不能正确或基本正确地使用标点,应该是不够成功的。认为给古籍添加标点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更是不可取的观点。

7 注释

古籍需要注释,而后能为今人理解。南宋郑樵说:“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9]为古籍作注是文献整理的重要工作。古时以“训诂”为“小学”的内容之一,将训诂之学用于古籍整理,便是注释,其内容以注音、释义为主,兼及阐述语法、说明表现方法或修辞手段、阐释文化知识等。注释已有悠久历史,早在汉代便有汉儒为儒经作注。如《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东汉马融注为:“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10]古时作注有许多不同名类,如传、注、笺、章句、集解、正义、音义、直解等。不同的名类出现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功用,使用时界限清楚,并不能混用。今天为古籍作注,虽可不拘于名类的形式,但沟通古今的目的则是一致的。古时作注还有相对固定的术语,如“某,某也”,“某谓某”,等等。这些术语分别表达着不同的意思,如“某谓某”,意思是“某,指的是……”。今天为古籍作注,虽不必拘泥于术语的格式,但在表达上仍有需要遵循的规则。中医古籍具有专业性,又具有广泛的文化内涵,由于时代远隔而不便于今人理解是显然的,因而为之作注是必要的。如《三家医案合刻》载清代薛生白的一则医案,原文为:“《内经》谓骨肉柔

《内经》之“水”释义*

★ 傅海燕 于恒 (辽宁中医药大学 沈阳 110032)

摘要:通过对《内经》之“水”意义的考释,发现《内经》之“水”,既包含通用之水的内涵,更承载有众多的中医学创新涵义,为早期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服务,成为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分子。

关键词:黄帝内经;水;考释

中图分类号:R 221 **文献标识码:**A

“水”是日常应用最多的词汇之一,《内经》中“水”字用了 376 次。《内经》之“水”,涵义众多,下面将对其涵义与来源进行探讨。

水乃自然界的物质,甲骨文作,象水流动之形。《诗经·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若入房过度,汗出浴水,则伤肾。”^[1]《素问·平人氣象论》:“死脾脉来,锐坚如鸟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2]均指自然之水。

又引申指河流。《水经注·河水》:“水有大小,有远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灵枢·经

水》:“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

水还泛指一切水域。《尚书·微子》:“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素问·经脉别论》:“度水跌仆。”《灵枢·淫邪发梦》:“害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

水还作汁、液的通称。《史记·孝武本纪》:“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麋在鹿中,水而泊之。”张守节《史记正义》:“水,玄酒也。”《抱朴子·仙药》:“服五云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为水,或以露于铁器中,以玄水熬之为水……服之一年,则百病愈。”

* 基金项目:国家 973 项目(No. 2005CB523505);辽宁省教育厅资助项目(No. 2004G184)

脆之人,其质本弱,然以脉症较之,其咳原属手太阴得之。闻先一人补之,后一人泻之,邪则从补而升,元则由泻而虚,竟成庙兵出而岸兵入也。亦参未议,共博一笑。”^[11]其中“庙兵出而岸兵入”是非注莫名的。考《宋史·韩世忠传》,韩世忠在镇江抗金,伏兵于江岸和金山庙中,预定“岸兵先入,庙兵合击之”,但后来庙兵“先鼓而出”,以致未取得预期战果^[9]。在此处为借喻之法,用以表示此前治疗之补泻失度。总体来看,早期中医典籍文辞古奥,后世医籍多有用典,为之作注是必要而必需的。

综上所述,古典文献学对中医古籍整理和中医学术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医学术发展成为时代强烈需求的今天,中医古籍整理应当被作为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重大基础工作。中医古籍整理必须遵循古典文献学的原则,应用古典文献学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姚明达. 中国目录学史[M]. 上海:上海书店,1984:8.

- [2] 东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 776.
[3] 唐·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3, 236.
[4] 明·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北京:中华书局,1958:383-384.
[5] 张三夕. 中国古典文学[M]. 北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87-191, 223.
[6]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 743.
[7] 元·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2 979, 11361-11362.
[8] 金·张子和. 儒门事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137.
[9] 南宋·郑樵. 通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374 册),1978:310.
[10] 论语[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1980:2 457.
[11] 吴金寿. 三家医案合刻[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国医学大成》本(第八册),1997:226.

(收稿日期:2007-12-03)